

Ⓜ

甲
四
三
奔

7
71

館書圖京東

函六一 門新

架四 部四一

號六五廿 類二

大道本義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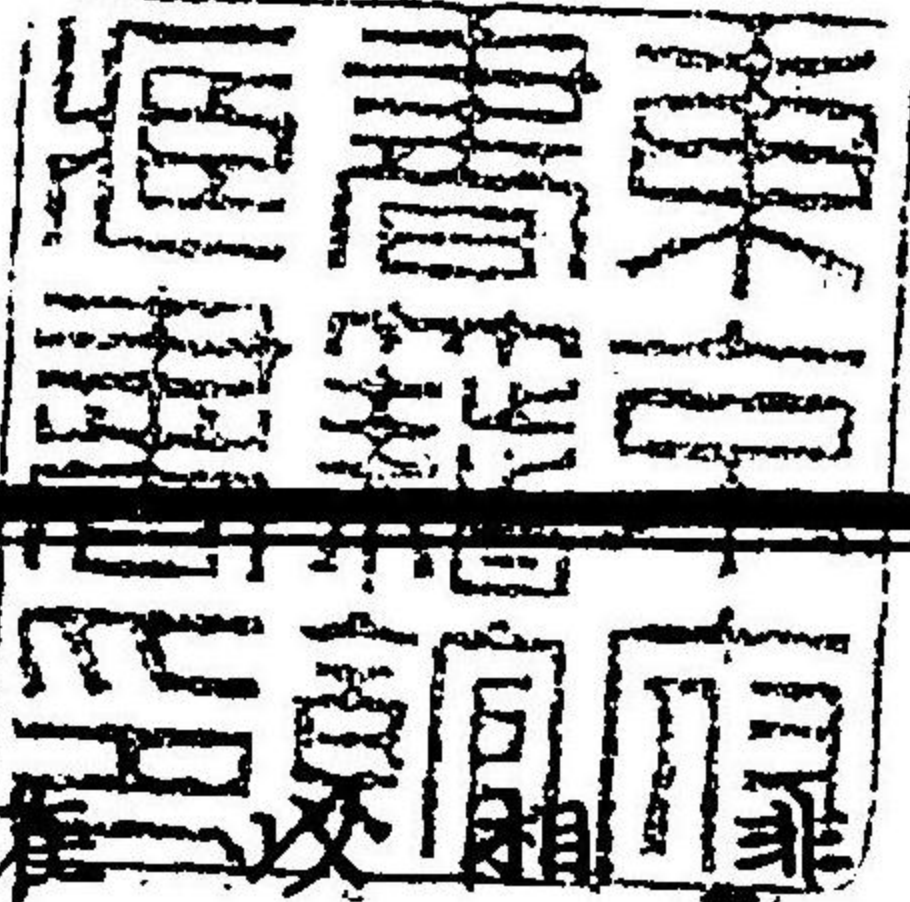
大道本義中卷

明治十年三月

神宮少官司兼中教正從六位浦田長民撰

中卷徵道於事物

道有真偽。真則有徵。有徵則可信。偽則無徵。無徵則不可信。故其可信則由其有徵。其有徵則由其真而為。道家煉丹。洋人化學。等以爐火鍛煉金石。其事相。而其實不同。煉丹之術有二。一則服不死之藥。以長其生。一則化丹砂為黃金。以致其富。是其所求。利也。化學之法有二。一則分物體究元素。以闡造化之秘。一則合物質調新類。以供生民之用。是其所



求在知也。人固雖求知。亦誰不求利。然而信煉丹者。欲長生。反招暴病之死。欲致富。反費無益之財。漢籍所載。比比可見。信化學者。無意於長生。反得良藥。以療病延齡。無意於致富。反得精金。以製器利用。洋書所論。鑿鑿可據。由是觀之。則煉丹之術。偽而非真。化學之法。真而非偽。今以我道比於他方之道。其猶化學與煉丹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天神造化者。道之始也。天祖主宰者。道之大成也。故稱道謂造化主宰之道。造化主宰之道。豈有偽而非真者。苟驗諸事物。則必知其真而非偽矣。今此中卷所論凡十一章。於

事於物。一一有徵。則其於道欲不信得乎。子思此贊鬼神之德曰。體物而不可遺。余於道亦去。

第一章 徵於神典

上古之世。未有文字。口口授受。朝廷固有所傳。天下萬姓亦有所傳。前言徃行。存而不忘。書契而遷。國史始建。家牒漸出。諸說不一。互有異同。於是乎會萃群籍。採摭衆譜。而神典成矣。神典有四部。而四部之說詳之於下卷。茲唯論其可徵信焉。夫神典之成。既在中古。又屬人作。然今推其口口授受之原。以溯之。則歸於天孫降臨時之傳說。又推以溯之。則竟歸於天

神天祖之詔勅。故神典不特為皇家之舊章。實為天道之真傳。神典既為天道之真傳。則宇內萬國之書。雖汗牛充棟之多。有何一部能出於四部神典之上者。或曰。上古邈矣。人非一人。代非一代。口口相傳。恐不為無大錯謬。曰。否。有目者多不能辨音律。唯無目者而後能辨之。是專於耳也。有字之後。多不能諳事蹟。唯無字之時而後能諳之。是專於口也。故上古之世。人人記臆。諷誦上口。假令有小異同。亦何有大錯謬。或者又曰。耶蕪教徒誇摩西古記云。此書真實。毫無虛誕。且天授而非人作。雖成於摩西之手。實出於

天主之口。今觀神典。互有異同。且神代紀或揭正書。或錄一書一說。令讀者起疑惑之心。況其書固人作而非天授。不知果有其說乎。曰。是神典之所以可徵信也。古人有言曰。華言無實。質言無虛。夫福音諸書。以門徒錄耶蕪。猶有異同。今以摩西遠記開闢之前。歷歷如目擊之者。其為華言。固不待辨。教徒之言。又何足信。近歲米人刻兩約全書自語相違。余頃讀之。古記豈毫無虛誕者也哉。可見我神典則質言也。故余之以此為華言者。果不誣也。不隱異同。且神代紀列舉正書一書一說者。是慎之重之也。當舍人親王之時。豈不能作一定之書哉。而

親王不敢臆決之。雖毫髮異同。亦謹錄之。以傳於後世。日本紀決釋曰。古來之說。有詳有略。有異同。親王博聚之。具記之。不敢取捨之。敬之至也。是以爲萬世不刊之書。豈不信然乎。故以神典比於摩西古記。其虛實相距。不啻霄壤。而神典之所以可徵信者。實在於此。且神典之原。出自天上。而傳之於下土。敬戒諳記。口口授受。終筆之於書。雖非天授。亦未全爲人作。且人作何必非。而天授何必是。顧其虛實如何耳。世或信耶蕪教徒之言。以其書爲實出於天主之口者。是其所見不博。故致此惑也。何不聞道家之言乎。其

言曰。道教之興。助於元始天尊。天尊在開闢之際。手執紫筆。書於空青之林。字大一丈。以授玉晨道君。道君授之玄一真人。真人授之天真皇人。皇人細書其文。秘而藏之。其後太上老君授之張天師。天師世世授受。至今不絕。嗟呼。摩西古記雖曰出於天主之口。而既落在人手。則竟不免爲人作。孰若元始天尊之手自書之者之更可徵信哉。然而倉頡以前文字未作。則道家之言。其爲虛誕無疑矣。乃天主之口。亦安知不同於元始天尊之手乎。

第二章 徵於神勅

佛者之誘人。以入其道。何其巧也。誘賢智以高遠之理。誘愚俗以禍福之談。隨其所嚮而導之。衆其哀傷。憤怨之際而諭之。故世人多醉其毒。而不自悟焉。然其所言。皆是憑虛捏造。捉風捕影之說。而非有一證。少有識見者。固足以知其妄矣。至於耶蕪之徒。其術更巧。以為事無證驗。則不得使人信從。是以立證驗二款。以表其非空論。一以先知預言。後時應驗為據。一以非常神蹟。衆人共見為據。是以其教蔓延諸國。雖識者亦或信而從之。及近世人智日開。格物究理之學益進。乃知耶蕪之顯諸異能。固出於其徒之

偽造。又彼神蹟者。雖如奇異可驚。亦皆由山海形勢。大氣變動。及器械藥品所致。而非神之所為也。且其預言者。亦就其所謂聖書者而考之。或記夢寐恍惚。或舉譬諭曖昧。或錄疑似兩端之事。或載荒誕無稽。不可解之語。後之有力者。乃牽強之附會之。曰是某事之預言也。是某人之預言也。乃知其預言亦竟非有確據明徵。足以信從者也。夫預言神蹟。不足以信從。業已如此。雖洋人亦多曉之。是以耶蕪今日之勢。不若古時之盛。殆有將廢之兆。古也以預言神蹟取其信。今也以預言神蹟兆其發。則預言神蹟之說。是

興廢耶蕪者也。然則皇國之教。其不說預言神蹟歟。曰。否。皇國之教。在古時。則不說預言神蹟。在今日。則預言神蹟。尤為可說之急。古也不說。故皇國之教。未弘布於萬國。今也說之。故萬國之人。亦必相率歸於皇國之教。何哉。良以其預言神蹟。有確據明徵。足以信從者也。請言其說。神典曰。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者。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爾皇孫宜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矣。此言也。是天祖之所勅。天孫也。天孫奉此勅。降臨下土。自是以來。皇統一系。萬古不易。寶祚之隆。果如神勅。是豈偶然哉。是豈

非確據明徵。足以信從者哉。此神勅也。是吾所謂預言者。而非耶蕪預言比也。故曰。耶蕪之教。必以預言廢。皇國之教。必以預言興。若夫神蹟。則下章詳論之。

第三章 徵於神蹟

天地神祇。其數八百萬。自古至今。神蹟極多。不可更僕數。今唯舉二神蹟。以徵道之可信焉。稱德素敬。宇佐大神。其所憑語。無事不從。時僧道鏡。得寵於天皇。出警入蹕。僭擬乘輿。號曰法王。太宰主神。中臣習宜。阿曾麻呂。媚附道鏡。矯奏宇佐大神教言。令道鏡即帝位。則天下太平。天皇乃召和氣清麻呂。往聽神教。

臨發。道鏡瞋目按劍謂清麻呂曰。大神欲使我即位。故使汝乞教。汝奉神教。使我得所欲。則必授美官。如違我言。則必處重刑。清麻呂往詣宇佐乞教。大神憑語有所教。清麻呂更祈曰。今大神所教。是國家之大事也。憑語難信。願示神異。於是大神忽現形。其長三丈。光如滿月。勅曰。我國家開闢以來。君臣分定矣。以臣為君。未之有也。天位必立皇緒。道鏡悖逆。宜亟剪除。汝勿怖。道鏡。吾必相濟。清麻呂還奏。道鏡大怒。流清麻呂于大隅。使人追殺之於道。俄而雷雨晦冥。使者未發。會勅使來獲免。及光仁即位。竄道鏡于下野。

召還清麻呂。清麻呂時病脚不能起。與疾上途。過宇佐。拜大神。脚即起。遂乘馬而還。觀者莫不嘆異。夫道鏡之窺窬神器也。凶欲逼人。勢不可當。事之濟否。決於使臣之一言。清麻呂乃毅然不撓。直奏神教。志匡國家。氣震姦佞。是固雖由清麻呂忠義之節貫天地。自非神明護佑。皇祚焉能如此哉。胡元滅宋。諸隣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元令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朝廷下鎌倉議。北條時宗以謂書辭無禮。不宜報。其後元使屢至。皆拒不納。文永十一年冬。元寇西陞。鎮西將士拒戰卻之。建治元年夏。元使杜

世忠等復至。時宗斬之于鎌倉龍口。乃以比條實政為筑紫探題。簡鎮西將士。鎮戍邊海。大為戰備。未幾。元使復至。又斬之。元主忽必烈聞我再誅使者。大怒。大興舟師。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弘安四年七月抵博多。舳艫相銜。實政將士拒戰。殺傷相當。時宗遣宇都宮貞綱援之。未到。當是之時。朝野一心。禱禳於神祠佛宇。龜山上皇躬自徒跣。詣石清水宮。精禱一夜。使從臣奏神樂。又遣權大納言藤原經任于伊勢。奉幣帛及宸筆。宣命於皇大神宮。請以身代國難。閏月朔日當蝕。天陰不見。黑雲一點。自石清水宮起。雲中隱

隱有白羽鳴鏑向西飛去。皇大神宮攝社風社殿內。忽發一道神光。照耀天地。大風暴起。西海最烈。雷迅龍跳。怪異百出。海水簸蕩。賊艦四千艘。悉皆覆沒。破壞虜兵十餘萬。脫歸者僅三人。元人創艾不復窺我邊。夫胡元挾強大之力以臨我。將一舉吞我。其勢如以礮投卵。時宗乃奮然不屈。斬其使以挫彼兇威。定我民志。決死待之。天下之氣大振。是固雖由時宗堅忍不拔之志與防禦得宜。自非神明護佑皇國。焉能如此哉。抑道鏡之姦。殆移皇祚。胡元之寇。殆傾皇國。然而神明護佑。大顯威靈。妖髡沮喪。而賊虜殄殲。至

今內無篡奪之禍。外無寇賊之患。其神蹟之彰彰也。如此。道之可信。吾於此二神蹟乎見之矣。

第四章 徵於日月星辰

神典稱天祖以為日神。稱月尊以為月神。其故何哉。或曰。天祖即日而月尊即月。日月之體與天祖月尊之體一也。非有二也。或曰。日體有國。謂之高天原。月體有國。謂之根底國。天祖居日國。故稱日神。月尊居月國。故稱月神。此二者皆不知神典之深理者也。大虛寥廓而穹窿。名之曰天。所謂高天原者。實在其上。際而神之所宅也。天祖月尊與天神及群神偕居於

此。以統御宇宙。宰理日月星辰。豈天祖即日而月尊即月哉。豈天祖居日國而月尊居月國哉。以天祖為日。月尊為月者。是以天祖月尊為一物體者也。以天祖月尊為居日月國者。是以天祖月尊為一國主者也。嗚呼。曾謂天祖月尊而其德之小如此乎。故曰。此二者皆不知神典之深理者也。夫欲知神典之深理者。宜先知洋人天文之說。洋人精於天文。密於究理。其言鑿鑿有據。今唯舉其大略而言之。日月星辰。謂之天體。分天體為三。曰經星。曰緯星。曰彗星。暗體而曳尾者彗星也。暗體而運轉者緯星也。光體而不變

居處者經星也。近時學者多以日輪為暗體。日輪既為暗體。則經星亦必暗體也。今姑從舊說。為光體。經星充滿大虛。各維持緯星。其數不可得而知。而我日輪亦居其一。今唯言日輪一系。其為系也。日輪居中。其體至大。放光發溫。統制緯星。緯星有二種。一為游星。其最大者八星。而我地球亦居其一。各有軌道。圍日而行。一為衛星。衛星則各國其所屬游星而行。而我月輪亦居其一。圍地球而行。凡此眾星皆屬於日輪系。如彗星則出自經星。天以至於我日輪系。其軌道橢圓而長。來去不時。方向不定。多不易推測者。是天體之大略也。地球之體。圓如橙。以南北

二極為軸。北極昂而南極低。其體欹而不正。黃道與赤道斜交。互成二十三度半角。而其運轉有二。一則每日自轉一周。向日則光。背日則黑。而晝夜分矣。一則圍日而行。一時間走二萬七千七百七十六里二十三町強。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一周日輪而四時行矣。是地球運轉成晝夜及四時之大略也。夫入既知天文之大略。然後神典之深理。始可以解焉。何則日月與星辰異名而同物。凡經星皆日也。凡緯星皆月也。既曰日則經星皆在其中。既曰月則緯星皆在其中。而日月之明。萬民之所具瞻。是以神典唯

言日月而不言星辰。以天祖之靈德。主宰滿空無數之日輪。月尊之威力輔理滿空無數之月輪。故稱天祖為日神。稱月尊為月神。何其理之深且妙也。至於彗星。則本係於香カ香ガ背ヒラ男カミ所掌。以其妖邪命經津主武甕槌誅之。而其遺孫餘孽。至今尚存。雖或有難以下法度律之者。亦未甚悖於神旨。故特寬容之耳。蓋日月星辰之懸於空中也。其數甚多。方天神造化之初。其形體之大小。布置之遠近。運轉之疾徐。猶未全定。及天祖主宰之。月尊輔理之。乃皆得其平均。速心求心二力。互相抗制。如以繩維之。萬古之久。未嘗變其

定道。且光溫之力。益以旺盛。地球上萬物蒙其煦育。生生不息。若果無光溫。則萬物必不能生生。若果無形體布置運轉皆得其平均。則日月星辰必不能不變其定道。今乃不然者。豈非天祖主宰之德。月尊輔理之力乎。洋人天文之精。究理之密。如彼其卓矣。雖然。兩極之根。光溫之源。遠心求心二力之本。皆不可下以人智而測知之。故詰而問之。則不得不諉之於造物主之化工。然則天神造化之功。天祖主宰之德。月尊輔理之力。固蔑以加焉。而神典日神月神之說。又烏可弗尊信哉。

第五章 徵於風火金水土

近世洋人化學日進。以為物之雜合者。皆非元素。純一無雜。不可復分者。乃為元素。於是分析諸物。以辨其純雜。得元素七十種。元素之數。近世所究。或為六十。或為七十。或為八十。今謂七十者。特舉其大數耳。然異日所得之數。未必止於七十也。此七十元素。各有相配相悖之性。或離或合。以成諸物。其說詳見於化學諸書。故不贅於此。不知此七十元素者。何自而來乎。在彼則曰。是耶和華之所創造。在我則曰。是天神天祖之所創造。其所見雖異。而其理則同。及七十元素之說一出。然後知古來所傳四大四行皆可廢。而五行

則猶有不可廢者也。四大之說出於佛者。佛者見物之化者。其究必歸於地水火風。以為還原。故名地水火風。謂之四大。圓覺經曰。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可以見矣。四行之說。出於洋人某氏。或云。亞里斯氏。或云。圖百獨列。某氏既見諸物還原。又察其互相配合。以成諸物。名風火水土。謂之四行。其說以為獨水不生魚鼈。獨土不生草木。必須風火水土相合。而後成物。故造化原質。必在四行。比較之於佛者。其

說更精。而猶未知加金以為五行。何其疎漏也。且風火水土。固非純一無雜。不可復分者。風則成於酸室二素。火則成於光温二素。水則成於水酸二素。而土則成於酸化金屬九品。乃此風火水土者。皆是雜合物。而非元素。故曰。四大四行。皆可廢。五行之說。出於儒書洪範。洪範五行。本指生民之大用而言之。故潤下炎上。從革曲直。雖各言其性。而土爰稼穡。則言其德。而不言其性。其不指造化原質可知矣。國語所謂天之六氣。地之五行者。亦以五行為地上之物。而不係之於天上之氣。而戰國至漢。乃以五行為造化原

質。於是平生尅之說始興。帝則五帝。德則五德。物物配當。無所不至。其為妄謬。不啻四大四行之比。又甚失洪範之意。而世人唯習聞其說。以為五行亦與四大四行同。殊不知洪範之意。唯在民用。而不在造化原質。則是五行不同於四大四行也。四大四行。並言造化原質。而不當其理。孰若五行之唯指民用而言之。之為愈哉。故曰。五行則猶有不可廢者。我神典所載。風火金水土各有神。風神曰レ級長津彦レ火神曰レ軻遇突智レ金神曰レ金山彦レ水神曰レ罔象女レ土神曰レ埴山姬レ此五神者。亦與五行指民用者同。而與四大四行

指造化原質者異。世之說神典者。不達此義。或做四大四行。以五神為五元之神。是固神典所不言。其為純繆。豈待論哉。今唯就風火金水土為生民之大用者。以徵造化主宰之恩德焉。洪範五行。有木而無風。木於民用固切。然木則生物。而非火金水土之類。且木不若風之更切於民用。風即氣也。風能通呼吸。若果無風。則呼吸即絕。而人即死矣。風能傳音聲。若果無風。則音聲即絕。而人即聾啞矣。火之源實由太陽。光溫合則為火。火分則為光溫。有光故色可辨。目可視。若果無光。則天地長夜。而人皆青盲矣。天氣有溫。

故成四時。人身有溫。故能生活。若果無溫。則天地無春。而入血為冰矣。金之為類甚多。金銀銅錫鐵。最有其用。金銀以製貨幣。銅錫以造器具。至於鐵。其用更廣。釜鑊煮物。耒耜耕田。斧斤斬木。鋤鑿穿石。他如兵仗。氣機不一而足。金之為益。非淺淺也。水則流動滋潤。升而為雲。降而為雨。蘊焦醫渴。生魚出鹽。江河運輸貨物。而海洋為萬國之通衢。水之為益。亦非淺淺也。至於土。則聚為地球。散為沙石。生草木。長果穀。育禽獸。出珠玉。陶窯諸品。亦為必需之具。土之為益。亦非淺淺也。以是言之。五者豈非生民之大用哉。抑諾

辨二尊之生五神也。其意蓋謂風火金水土。唯其物而已。而無神以分治之。則五物之用必不全。且也造化原質。互相配合。以成諸物。然在其中為生民之大用者。莫過乎此五者。是故生五神以分治之。生天祖以主宰之。而後五物之用始全。萬國之廣。兆民之衆。自古至今。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可見造化主宰恩德之深且大也。嗟夫。神典五神。實與洪範五行其意一致。而不與四大四行徒言造化原質。而不當其理者同。則五神之說。可謂與七十元素並行而不相悖矣。

第六章 徵於國土

皇國大號。古謂之大八洲。又謂之葦原瑞穗國。其為國也。屹立於東海之表。面陽背陰。靈淑之氣。磅礴而鬱積焉。建國以降。一系神胤。永嗣天位。以逞自主獨立之勢。故萬國之人尊之。稱為帝國云。夫天祖降天孫之時。地球上何所不可降。而天祖降之於斯國土。以王之者。豈無故而然哉。天神之勅。謂「辨二尊也。曰。宜修理固成。此漂蕩未定之國。二尊承命。立天浮橋。以其所賜天瓊矛。探潮水泥土。而攪之。鋒頭之露。滴結成島。名曰礮馭盧島。乃降居其島。生諸神以助修理固成之業。遂定大八洲。而後及萬國。蓋嘗論之。萬

國開闢。皆後於皇國。在萬國其先開闢者。莫若漢土及印度埃及。洋人以為紀元前蓋不過五千年。漢人亦曰。堯舜以前。蓋不過八九千年。其言略約相同。而我神典則曰。自天孫降臨。至神武即位。辛酉歲為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年。此言也。人或疑其荒唐。殊不知洋人之精於航海。視大洋為坦途。視數萬里外為比隣者。猶且至於近世。而後始知有卧兒狼德。有豪斯多羅利。有南北亞墨利加。名之以為新世界。則開闢之先後。太有庭運。故皇國開闢之先於萬國。何可疑之有。夫開闢之際。大地漂蕩未定。礮馭盧

之島。始成於予露。是實地球結成之初所先成者也。然則皇國豈非地球萬國之鼻祖乎。是以皇國開闢之時。萬國猶未整理。且皇國則二尊之所創業。乃天祖之降天孫以王之。捨斯國土。其安適哉。且夫萬國之中。魯西亞最大。漢土次之。而魯西亞地在寒帶。風土甚惡。漢土雖廣。物產不甚豐。啖咭獨逸佛蘭之強。則人情狡黠。極稱難治。特皇國地位於正帶。寒暖得中。風雨順時。土壤靈秀。物產豐饒。不獨五穀而已。銅鐵金銀之屬。亦取譽於萬國。其國自北緯三十度至四十餘度。其幅員雖不過啖咭。而自古生齒繁滋。以

按皇國中籍之法。中古以來。未嘗亂不。整。今檢括之。甚。實。數。未。必。止。於。此。也。

今日言之。人口實有三千三百六十二萬五千。較諸
啖咭人口三千二百一十三萬一千。則贏一百四十
九萬四千。約而言之。如二十二與二十一。據明治八年調查
夫皇國之地。不大於啖咭。而人口之衆如此者。是其
風土秀美之所使然也。况其人情淳朴。上則愛下。下
則奉上。而其剛毅勇武。正直忠誠。根於天性。古稱之
曰大和魂。至於今世。猶不乏其人。是亦非萬國之所
能及。天祖之降天孫於斯國土。以王之。由此其故也。
嗚呼。天祖在天上。照臨下土。方開闢之初。洞視數千
萬年之後。知其風土之秀美。物產之豐饒。人情之淳

朴身絕於萬國。使天孫之胤。世主斯國土。寶祚之隆。
與天壤無窮。其誰不仰其靈德。

第七章 徵於衣食

豐姬之死也。五穀蠶繭牛馬生於其屍。及天熊人取
以獻之。天祖見之大喜。曰。是物則顯見蒼生可食而
活者也。乃分水陸兩種。勅天邑君以稻種殖于天狹
田及長田。及秋。垂穎八握。穰穰豐熟。又口裏含繭。便
得抽絲。始有養蠶之道。是為萬世衣食之源。故天祖
在天上。既推尊豐姬。奉神衣。供新嘗以祭之。其降天
孫於下土也。又授之齋庭之穗。使之撫育蒼生。爾來

列聖相繼。守天祖之教。春則有祈年之祭。秋則有神嘗之祭。而夏冬則有神衣新嘗之祭。神衣新嘗之祭。未畢。則天子未嘗御新衣。與新穀。其重民命而貴衣食。報天祖及豐姬之德也。如此。是以天祖及豐姬。益冥護皇國。節序不愆。風雨順時。穀種蠶卵。益以豐盛。加旃皇國土壤。膏腴沃饒。自古有瑞穗之稱。五穀之美。卓絕於萬國。其於蠶繭亦然。漢土之米。粗惡無味。觀其近時所舶。齋南京米。可見矣。如西洋諸國。米益粗惡。唯麥是種。其為食也。肉而不粒。其為衣也。毛織而皮縫。及近世大開交際。彼諸國始知我五穀蠶繭。

之美果。卓絕於萬國。紅縐白絹之精良。嗒嗒稱贊而不置。爭買繭絲。以各歸其國。故我互市諸物。以繭絲之利為最大。自非天祖及豐姬降福祉於皇國。則衣食之豐饒精良。焉能如此哉。或曰。吾聞天神天祖之德。大公至正。無所偏黨。而今觀吾子之論。極贊揚國土衣食。以為卓絕於萬國。則是天神天祖獨私於皇國。而不顧萬國也。豈天神天祖亦不大公至正歟。曰。惡是何言也。不見夫草木乎。根不深。幹必弱。蒂不固。萼必墜。不見夫水火乎。欲流之大者。必浚其源。欲燄之熾者。必積其薪。故夫深根固蒂者。豈非為強其幹。

繁其尊哉。浚源積薪者。豈非為大。其流熾其猷哉。天神天祖之心。大公至正。一視同仁。普降福祉。何為獨私於皇國。而不顧萬國。然其施工。必不得無先後之序。是以經理地球。先斯國土。生殖萬物。亦先斯國土。而後延及萬國。蓋其先者薄。則其後者必不厚。故其所以厚於皇國者。乃其所以不薄於萬國也。是何異於深根固蒂。浚源積薪之理哉。其此可以見天神天祖之德。大公至正。無所偏黨也已。

第八章 徵於植物

地上萬物。分為兩體。曰無機體。曰有機體。無機體者

何。鑽類是也。有機體者何。動物植物是也。蓋此兩體有五別。無機體成分。不過一元素。若二元素。而有機體則元素複雜。一也。無機體結構。各部同質。而有機體則各部異能。二也。無機體形狀。除結晶體外。固無定軌。而有機體則各隨其種類。必有一定之形。三也。無機體長育。資之於其外。而有機體則自內資養之。四也。無機體則死物。而有機體則有生活之力。五也。如動物詳論之於下章。今唯就植物。以述其形狀性能。功用之妙。植物有二。柔脆而短小者。謂之草。堅剛而長大者。謂之木。草木種類綦夥。僅指區數。而其為

物也。均由土而生。自萌葉而漸長。喻收氣水。開華結實。各能蕃其類。及其經年之久。或有長千仞而大連抱者。譬諸動物。幹以為身。根以為口。葉以為肺。華以為陰。實以為子。其所以生活保續之理。亦稍與動物相似。又有無知覺而似知覺。無運動而似運動者。春華秋實。不獨各應其候。又有所謂日花者。定時開閉。如牽牛破晨。金錢咲午。合歡眠夕。是謂知覺外知覺。群葩開於晴而閉於雨。及葵隨日旋轉。指伎觸人手忽凋。是謂運動外運動。群葩各有鬚粉。有葉液。葉液為雌。鬚粉為雄。或有一株一花。合雌雄者。或有一株

二花。分雌雄者。或有雖同草同木。一株則雌而一株則雄者。方花時。雄粉飛散。雌液承之。親和妙合。終能結實。雌雄兩株。相距數里。猶能由風傳蜂媒。相感孕云。至若草木成分。則以酸水窒炭諸素為遠成分。以糖膠粉油鹽鐵等為近成分。若問其於民用如何。則茅以織席。麻以綯索。絨絨以涼夏。綿絮以煖冬。果穀以充食餌。香味以適鼻口。藥品以療疾病。材木以營居室。吁。以植物比鑛類。其形狀性能功用。何其懸隔如此也。是固不得以人智製作之。不知誰其構造之乎。豐姬之死也。生五穀於其屍。素尊之謫也。拔毛撒

之以成杉檜披樟。又播生八十木種。五十猛亦蔣許多樹種。是皆草木之所由生也。况詔拊二尊生草神草姬木神ノカキ。則草木之生。由二神之力者居多。而又推諸神之所以能肇生保殖之者。未嘗不由造化主宰之德。然則植物之形狀性能功用。如此其妙。非造化主宰構造之。而誰能構造之者。

第九章 徵於動物

豈唯蠶繭牛馬生於其死而已哉。廣狹之鱗。粗柔之毛。亦自口出。則豐姬之肇生動物。以充生民衣食者可知矣。山祇掌山。少童掌海。則動物之在山海者。二

神之生殖之。又可知矣。而其大原則是在造化主宰之化育也。動物萬種。分之於綿狀軟肉關節脊骨四屬。綿狀屬最蠢。而脊骨屬最靈。又四分脊骨屬為蟲類魚類禽類胎生類。蟲類最蠢。而胎生類最靈。夫動物之與植物。誰不知其區別。而動物之最蠢者。近於植物。殆難區別。然自其較靈者推而溯之。以至其最靈者。則其體器特異。有於植物所絕無者。七焉。動物有食府。而植物無是一異也。植物資養於無機體。而動物資養於有機體。二異也。植物吸炭酸吐酸素。而動物反是三異也。動物成分。大抵不異植物。特多含

空素四異也。一枝雖折。全樹猶活。折枝挿地。猶生新
葉。植物之性。大抵如此。今試取一小蟲。斷翅若足。假
令其蟲猶活。亦其所斷翅足。則忽致死廢。是實由動
物形器連屬親密。雖一肢亦必關於全身。而非植物
之比。五異也。動物身體。隨意運動。而植物不然。六異
也。動物五官。辨識利害。而植物不然。七異也。蓋動物
之形。千殊萬異。固不暇名狀。蟲類之微。又難詳論。魚
有胞以浮。禽有翼以飛。獸有足以行。鱗甲皮毛為之
外體。而其體內則有血有髓。有乳有膏。有肉有骨。魚
居水者也。而或能上陸。禽獸居陸者也。而或能棲水。

有常有變。不可一定。而其性質知能。各有其妙。魚腮
開闔。故吸水如吸氣。禽尾離披。故凌空如凌波。長頸
脩脚。而便於捕淺水之魚者。鶩也。鵝之善沒深淵。啣
魚以浮者。其伎更巧。健翮明眼。而便於擱地上之物
者。鳶也。鷹之曲嘴利爪。搏擊衆鳥者。其力更猛。蠶吐
絲作繭。蜂吮花釀蜜。鴉貯魚禦冬。雁置奴護群。蝙蝠
以鈎代足。馬牛以唇舌代手。象以鼻代手及唇舌。食
穀之禽。則有脛喙。食草之獸。則有四肢。蜘蛛不能飛。
則腹出纖纖之絲。羅羽蟲以為食。章舉不能浮。則足
有戢戢之釘。貼他魚以出水。雞豚無自主之才。故多

孕充食。以受人家之飼養。鹿兔無自衛之能。故長耳善聽。以避猛獸之禍害。蝟遇虎豹。則跳入其耳。鳥賊遇大魚。則噴墨以晦其跡。麝知人欲得香。則自抉其臍。蚌蛇膽曾經割取者見人。則坦腹呈劍。他如蜂針蟹鉗螳臂蝸殼之類。亦猶有護身之計。若夫魚除鯨魚外皆不愛子。禽獸除鴛鳥外皆愛子。則是禽獸知能勝於魚。而近於人類也。至若鳥之反哺似孝。鳩之在三似禮。象之君臣似義。犬之守夜似忠。鶻之放煖足鳥似仁。鴛鴦之雌雄不離似貞。則又近於得倫理之一端。是皆造化主宰化育之工所使然也。不然其

性質知能之妙。何以如此。

第十章 徵於人身

動物胎生類。分為九族。曰韋族也。脂族也。翻芻族也。食蟻族也。錯齒族也。啖肉族也。飛鼠族也。四臂族也。雙臂族也。凡胎生皆有呼吸榮養知覺運動生殖諸器。而其結構大略相同。在其中以四臂族為靈族。然其為特異絕倫最上無比之靈族者。唯雙臂族為然。所謂雙臂族者。人類是也。夫人類者。固非胎生諸類所能比擬。今試比擬之。其別實有十三焉。其一。胎生諸類。率多四足。故又謂之四足族。獼猴類獨便於把

握。故稱為四臂族。唯人有兩手。手各五指。大小相稱。屈伸自在。便於把握。指頭知覺。又甚靈敏。其二。獼猴類。比諸他獸。則易起立起行。然孟骨隘而脚心圓。以蒲伏行走為常。唯人有兩足。肘廣而股脛直。甚易直立。其三。人類孟骨潤大。而大腿骨頸斜長。是以跨間可開可合。而獸類不然。其四。獸類蒲伏。頭常俯地。故有項鞞帶。人無此帶。以直立為常。故人則正立而行。容儀端麗。其五。延髓孔位置。人獸不同。其六。人則頭蓋大於顏面。而獸則反是。狴狴最似人。今以黑人較之。頭蓋大小迥別。况於他獸。益見其懸殊。頭蓋與面

骨連屬。以面角線度之。在人則八十度至七十度。在獼猴則六十度至三十度。自餘諸獸。角度益狹。是何故也。動物靈蠢。以頭腦多少判之。獸則頭腦少。故頭蓋小。人則頭腦多。故頭蓋大。其七。頭腦脊髓之對稱。人獸甚有差異。其八。五官感應。人則均當無過不及。而獸則或有一官殊敏者。其九。發生長育之期。人則遲而獸則速。其十。禽獸唯居一處。若徙之於他方。多不能生育。人則隨處安居。不論地方。其十一。禽獸聲音。各有一定之音。鸚鵡狴狴。雖能學語。而不能通已意思。如人類。其十二。魚禽知能。不教不學。不增不減。

唯獸類則有練增其知能愈老而愈靈者。然是唯在五官之所致。而不在知識思慮之所致。是以其知能古今相同。至於人類。則知識思慮日增月進。古今懸絕。不知其所屈止。雖古昔未開之時。猶能漁獵山海。衣皮食肉。以防其飢寒。猶能驅使牛馬。耕田駕重。以代其勞苦。况乎今世之人。知識益精。思慮益深。上曉天文。下通地理。其知日月星辰之形狀運行。如有騫漢騰霄之翼。其知海陸山河之大小遠近。如有凌波之鱗踰險之足。其十三禽獸知能。唯以生養為主。唯以其身為重。至若明倫理。辨禮義。殺身成仁。捨生取

義。則唯人類而後能之。吁。以此十三別觀之。則人類者豈非特異絕倫最上無比之靈族哉。夫人身百體。皆有妙機。手足結構。粗已述之。皮肉筋骨生殖諸器。則置而不論。今唯舉其最妙者而言之。肺則呼吸之官。兩葉下垂。橐籥自扇。翕收酸素。吐出炭酸。以鮮紅血液。心則生溫之源。鼓動不息。是為血室。室有左右。左室發血。右室廻血。脈管大小。條分縷析。血液以此周流全身。循環無端。榮養既畢。血為渣滓者。以腎與皮膚為排泄之溝路。口則飲食之門。食入口。齒牙嚼嚙。下之於胃腸。糜爛之。醞釀之。膽脾二液。融化混合。

輸精粹於肺。以為血。排糟粕於肛。以為糞。舌既分五味。又發五音。鼻不特辨香臭。又能分泌涕淚。耳具機竅。屈曲通中。鼓膜接之。能傳音聲。眼分黑白。中貯三液。透明清澄。能鑒萬象。凡此數者。雖妙。猶未妙於頭腦。脊髓。頭腦則靈魂之所宅。其為質也。白色柔軟。一塊而三名。曰白髓。曰淡黑髓。曰延髓。延髓有孔。出神經十二對。或入眼。或入耳。或入口。或入鼻。或入肋間。脊髓則取源於延髓。出左右神經三十一對。以遍布全身。頭腦司知覺。脊髓司運動。互相感應。如出於一。神經亦分知覺運動間錯三種。神經之為用。一則達

外物刺衝於腦髓。一則傳靈魂命令於筋肉。故五官之應接外物。各逞其能者。皆神經之力。而頭腦脊髓。實為之根柢。是皆造化主宰之所以妙造人身。以為特異絕倫最上無比之靈族也。至於靈魂。則其妙更甚。苟欲知其妙。請看下章之論。

第十一章 徵於靈魂

所貴於人者。身體也。所貴於身體者。靈魂也。身體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由於靈魂。靈魂一離。身體即不能知覺運動。故身體特靈魂之所寓。而靈魂實為身體之主宰。夫靈魂之寓於身體也。必假五官。以通外

物。外物之來。五官必報之於靈魂。而靈魂之所命。五官必承之。以致其用。五官猶門也。腦髓猶家室也。靈魂猶主人也。外物之來。必經五官之門。以達於主人之家室。而主人無不知焉。又譬諸君臣。靈魂君也。五官臣也。君因臣以知天下之事。臣因君以行天下之政。靈魂之與五官。其相須也如此。五官者何。耳目鼻口。膚是也。耳司聽。目司視。鼻司嗅。口司嘗。膚司捫。是為五官之職。兩間萬物。必有聲色臭味硬軟冷溫。以入五官。達靈魂。靈魂乃傳命於五官。發為言語動作。使身體能如靈魂之所欲。於是乎五欲出焉。聲色臭

味觸。謂之五欲。飲食以保續性命。男女以生殖子孫。於人固為不可無者。故在五欲之中。最為大欲。五欲之動。統之以好惡二端。好有四目。一為好美。一為好逸。一為好樂。一為好生。好美。故聲色臭味皆就其美。好逸。故居處事業皆就其逸。好樂。故游豫歡娛之願甚厚。好生。故自安自全之計甚急。惡亦有四目。一為惡惡。一為惡勞。一為惡苦。一為惡死。惡惡。故聲色臭味皆避其惡。惡勞。故居處事業皆避其勞。惡苦。故艱難困厄之懼甚深。惡死。故自愛自重之念甚切。凡物遇於其所好。則喜樂。遇於其所惡。則哀怒。故喜怒哀

樂。皆好惡之所發見。而好惡為之本。凡事雖萬殊。不過美惡。勞逸。苦樂。死生。而美惡。勞逸。苦樂。死生。必歸於好惡二端。故曰。二端統五欲。五欲好惡。唯貴其得中而無過不及之弊。要皆人之所不能無。而雖禽獸亦復有之。禽獸唯專於五欲。故不可入於道。人則不專於五欲。故可入於道。乃見五欲雖出於靈魂。而在靈魂本非所貴。靈魂之所貴。則在五才六德也。何謂五才。曰。知覺。明悟。記憶。想像。思慮。是也。知身外之事。是謂知覺。知身內之事。是謂明悟。取知覺明悟之事。存而不忘。是謂記憶。懸空憑虛。構造事物。而測度其

狀態意義。是謂想像。取知覺明悟記憶想像之事。在右之上。下之。引伸之。類長之。探討考察。以求其精。是謂思慮。此五才者。皆係於靈魂之作用。而非五官之所甚關。禽獸五官。雖或精於人。而五才則淺近。殊乏思慮。投肉於地。則信信爭之。互相噬嚼。不知其有傷生殞命之患。是其乏思慮可知矣。人則不然。五才全備。知識深遠。為萬物之靈。今夫靈魂之明。明於明鏡。身外萬象。悉來森羅於其面。又能反射以照其內。悟加之物。雖既去。猶能留其影。不敢磨滅。又非如鏡之不能映障外之物。寫無象之象。又非如鏡之

徒寫物之形影而不能推究物之情理。才思古人以鏡喻靈魂。是未盡靈魂之作用也。抑五才者。致知之具也。知覺則致知之始。而思慮則致知之終。在五才之中。最以思慮為重。思慮有四能。曰。審察也。比較也。辨別也。取舍也。審察者。審察物理事情也。比較者。比較形之大小輕重。勢之遲速順逆也。辨別者。辨別義理之是非得失善惡邪正也。取舍者。取其所是。舍其所非也。請以古人事跡明之。杜預知吳之可亡。是為審察。劉邦知柏直不及韓信。是為比較。話聖東不肯從啖咭。是為辨別。豐臣公與毛利氏和。歸伐。明智。是

為取舍。請又以今日一事明之。假如有入將駕汽船以貿易於外國。則先審察其船之力。可以積貨物幾何。次比較海路之遠近。煤炭之多寡。次辨別貨物之價。有低於彼地而高於此地者。然後取舍之。以定其所之。凡天下之事物。必不得適此四能。是固禽獸之所無。而唯人有之。人之不專於五欲。而可入於道者。以此。且夫人之所以可入於道者。不止此而已。更有六德。一曰誠實。二曰仁愛。三曰公義。四曰禮讓。五曰剛勇。六曰貞正。誠實者。詐偽之反。仁愛者。殘虐之反。公義者。私利之反。禮讓者。驕慢之反。剛勇者。柔弱之

反。真正者。淫邪之反。今有六德於我。則六惡不忍爲矣。是故誠實行道之階。仁愛行道之基。公義行道之棟。禮讓行道之樞。剛勇行道之柱。真正行道之垣。以此修己。何道不可行。何教不可奉。乃知誠實可以敬神。仁愛可以愛國。公義禮讓可以明天理。人道。剛勇真正可以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也。夫人誰不具五才六德。既具五才六德。則其不專於五欲。而異於禽獸。固不待言。然而人或有心獸行者。何耶。以其專於五欲也。人而專於五欲。則禽獸耳。吁。以萬物之靈。而不免爲禽獸。遂至使人疑其不具五才六德。哀哉。夫

靈魂者一而已矣。今以五欲五才六德區而別之。人或疑其不一。請舉靈魂之全體而言之。靈魂也者。純粹清潔。靈虛妙明。渾然至善。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是之謂靈魂之全體。靈魂之全體。如是其美矣。是故五才六德。由此而出。五欲亦得中而無過不及之弊。且靈魂之爲物。靈敏精微。變化活動。不可端倪。天下有形之物。皆不若靈魂之妙也。此非造化主宰之創造而賦畀之而何。然則靈魂亦有形乎。曰。否。洋人遠於究理。精於化學。雖無形之氣。猶能捕之。以貯於硝壘。曰。是酸素也。是窒素也。是水素也。是炭酸也。至

於靈魂。則解剖腦髓。百方求之。未嘗得見之。况能捕
之乎。靈魂之無形。於是乎明矣。靈魂而有形。安能靈
敏精微變化活動不可端倪。夫唯無形。是以為身體
之主宰。嗟乎。身體雖妙。有形之妙也。靈魂之妙。則無
形之妙也。有有形之妙。固不若無形之妙。而無形之妙。
則殆逼於無形之神。此非造化主宰之創造而賦界
之而何。

大道本義中卷終

